

## 余光中〈秦俑-臨潼出土 之戰士陶俑〉詩藝特色

蔡豐全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系講師

### 摘 要

本文以《文心雕龍·知音》所述的「六觀法」析評余光中〈秦俑—臨潼出土之戰士陶俑〉詩作，目的在驗證傳統中國文學的評批方法，用於現代文學批評的可行性。研究發現：一、以「六觀法」進行現代文學批評時，除「觀宮商」事涉音律，與現代無韻的文體書寫關聯性不大外，其餘方法的應用仍有其適切性，可作為文學批評的取徑無疑。二、余光中在本詩中，以其一貫濃厚的中國情結，以及多元綻放、求新求變的風格創作。讀者於閱讀之際，除能穿越時光，與歷史對話，亦可以領會一位用生命寫詩之人，對於自己、對於人生、對於古往今來的歷史，最深情的觀感與冀望。本研究建議，學者進行文學評批時，如能博采中西理論精華，將可拓展研究的視野。

**關鍵詞：**文心雕龍、六觀法、文學理論、秦俑

# The Analysis of Yu Guang-Chung's Poem “Terracotta Warrior: Soldier Figurines Excavated from Lintong”

Fong-Chuan Tsai

Lecture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D.U.

##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six aspects” illustrated in *Wen Xin Diao Long—Zhi Yin* to comment on Yu Guang-chung's poem “Terracotta warrior: Soldier Figurines excavated from Linto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method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ults show that: 1) when applying “six aspects” to comment on modern literature, most methods are applicable, except “Kwan-Gong-Shan,” whose main concern is about tones and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modern poets.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for commentators to use it as literary criticism tool in the future. 2) Yu Guang-chung shows deep ethnic feelings for China, and exhibits diverse concerns and versatile styles, whose poem allows readers to transport back and forth between different ages and create dialogues with ancient people. Readers could understand the viewpoints and expectation of Yu, who writes poems passionately for himself, his life, and histor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cholars should adopt both Western and Oriental theories to conduct literary critique and broaden their research horizons.

**Keywords:** *Wen Xin Diao Long*, six aspects, literary theory, terracotta warriors

## 壹、前言

在文學批評的取徑上，學者因接觸面向不同，各有其心之所嚮；然學者所宗、所信仰者，是否真能歷經時代考驗，成為文學批評不易之準繩，則又多有待商榷者。黃維樑即曾表示：「很多學者析評文學作品時，只用西方當代的文學理論，往往忽略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裡，各種文學批評的方法早已粲然具備」(黃維樑，2006a)；而且，由於許多學者一味外求的結果，非但不能增益批評的層次，有時亦使讀者心生曲高和寡、莫知所云之感。

西方文學諸理論皆有其立論根據，而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方法，亦有其獨特之處。以《文心雕龍》為例，自〈原道〉至〈序志〉五十篇、五萬餘言的論述，作者劉勰對於文章謀篇布局、情采神思的經營，皆有其獨到見解。其中，〈知音〉篇對於文學批評「六觀法」的提倡，即是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理論中，品評各類作品文本重要的工具之一。

《文心雕龍》所提倡的「六觀」之法，運用於古典文學批評，有其時代特色，但能否一體適用於現代文學的批評？對此，國內外余光中研究最負盛名的學者黃維樑，近年來分以古典文本范仲淹作品〈漁家傲〉(黃維樑，2006a)及現代文學白先勇小說作品〈骨灰〉(黃維樑，1992)、余光中散文作品〈逍遙遊〉(黃維樑，2007)為例，進行了以「六觀法」為基本脈絡的析評，試圖驗證中國古典文論，應用於古今文學評論的可行性。本文不揣淺陋，以學者較少研究的新詩文類為方向，進行作品的析評。

《文心雕龍·知音》提及創作，談到「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認為作者唯有在博覽群書的前提下，方能以若衡之理，不偏於私的進行評論的工作。而劉勰對於六觀法的提倡，黃維樑將其順序作了略微的變動，並對其內涵進行了詳細的解釋(黃維樑，2006b)：

- 第一觀位體，就是觀作品的主題、體裁、形式、結構、整體風格；
- 第二觀事義，就是觀作品題材，及所寫的人事物等種種內容，包括用事用典等
- 第三觀置辭，就是觀作品的用字修辭；
- 第四觀宮商，就是觀作品的音樂性，如聲調、押韻、節奏等；
- 第五觀奇正，就是通過與其他作品的比較，以觀該作品整體手法和風格，是正統的還是新奇的；

**第六觀通變，就是通過與其它作品的比較，以觀該作品的整體表現，如何繼承與創新。**

「六觀法」針對現代文學的批評，黃維樑已經分別針對小說及散文作品，進行了相關評析。以下，筆者則嘗試以余光中新詩作品〈秦俑-臨潼出土之戰士陶俑〉（後文將以〈秦俑〉稱之），進行分析。

## 貳、以「六觀法」研究脈絡析評〈秦俑〉

### 一、觀位體

余光中有「台灣現代詩壇祭酒」之美名（顏元叔，1985），數十年來寫作不綴，以多樣化的文學創作成就享譽文壇，作品中又以新詩、散文最為文壇稱頌。〈秦俑〉完成於1988年，分別收錄於《余光中詩選》、《名詩手稿》、《現代新詩讀本》以新詩筆法書寫發現於1974年的中國西安兵馬俑故事，在浪漫的想像中鋪陳歷史沈鬱的過往。誠如《文心雕龍·情采》篇「情者文之經」的說法，這首詩的中心思想圍繞著秦帝國盛世與蒼涼的對比和想望，自豪與感嘆兼具。《文心雕龍·神思》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隔著兩千年悠悠的時光，詩人感物起興，在文物出土的時刻，想起曾經輝煌的帝國盛世，而今安在哉？〈秦俑〉的基調是對歷史的緬懷，也是對故國的孺慕。

「鎧甲未解，雙手猶緊緊地握住／我看不見的弓箭或長矛」，〈秦俑〉一詩以擬人化手法，藉埋藏於地底二千年陶俑「假設性」的重生，訴說詩人思古之情，體裁中包含了「設問自答」的對話、「戲劇情節」的安排，以及作者「感時傷懷」的陳述，六十六行詩句中，詩人以富含氣蘊的優美文字，書寫了知識份子對於曾經身為泱泱大邦的中國，心中永恆不滅的輪廓與印象。

李元洛（1988）在〈余光中的詩藝〉中論及新詩創作時曾表示：

「真正的詩，必然具備獨特個性與普遍概括的雙重品格，既充分顯示詩人這一審美主體美感體驗的獨特性和美學表現的新異性，同時，無論是從中國傳統詩學和西方當代接受美學的觀點來衡量，它又要能調動讀者——作品的審美主體共感與思考的積極性，和作者共同完成對作品的創造。」

文學創作主創新，好的作品必備的條件，一定是源於詩人對文字獨特的美感經驗。然而，若是一味特立獨行的寫作、不論章法的肆意塗鴉，將會忽略作品立

基於文學世界必要的普遍性美感。余光中〈秦俑〉的書寫，保有詩人一貫清麗的風格，主、客體結構井然，觀者彷彿飛越漫漫的時光之路，重新探看了秦王朝由輝煌而黯淡的變奏曲，正如《文心雕龍·附會》篇所言「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離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創作標準。

## 二、觀事義

《文心雕龍·附會》提及「事義為骨髓」；〈事類〉篇談到「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睦，靚粉黛於胸臆也」，說明了「六觀法」之中，事義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承上所言，「事義」之觀，說的是「觀作品的題材，所寫的人事物等種種內容，包括用事用典等」層面，在〈秦俑〉詩中，用事、用典之例不勝枚舉，除證明作者文化與文學內力之深厚外，讀者讀詩，亦宛如經歷了前朝的歷史典故。

首先，〈秦俑〉一詩從題材的選取而言，即具有相當的文化內涵。〈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正由於對於中國歷史充滿懷想，詩人在兵馬俑出土之際，遂以文物的素材為題，進行故事性的書寫。其次，司馬遷《史記·始皇本紀》提到：

「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

始皇之世，一直以「示強威，服海內」的思想貫穿其領導意志，儘管即位不久即逝世，但仍然以遺志打造了這樣一支「地下雄兵」，樹立永恆的基業。〈秦俑〉描寫：「如果鈺鼓突然間敲起／你會立刻轉身嗎，立刻／向兩千年前的沙場奔去／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秦朝國祚自西元前 221 至 206 年，若我們要求定位時間，則這首詩的所描寫的時空背景正符合歷史的描述。

「隔了悠悠這時光的河岸／不知有漢，更無論後來／你說你的咸陽嗎，我說我的西安／事變，說能說得清長安的棋局」幾句，說的是秦朝建都咸陽的歷史演變。陶淵明以「問今世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寫作〈桃花源記〉時，勾勒了武陵人不知世代興替的過往，而長眠地下的兵俑呢？詩人以濃厚的人文情懷，對這群無生命的陶俑寄予深刻的同情；歷史上的咸陽，說的是西安，也是長安，詩人所

說的「棋局」，源於杜甫〈秋興八首〉之四「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的典故，是唐明皇專寵楊貴妃，導致奸臣弄權，終釀成安史之亂的故事。

「始皇的帝國，車同軌、書同文／威武的黑旗從長城飄揚到交趾／只傳到二世，便留下了你，戰士／留下滿坑滿谷的陶俑／嚴整的紀律，浩蕩六千兵騎」的形容，畫出了秦帝國快速衰亡的歷史軌跡，曾經以壯盛雄心一統天下的帝國，竟在短時間內煙消瓦解，其結局令後人費解和唏噓，而六千兵騎的數量，恰恰等於當時出土兵馬俑的總數，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詩人是以敘史之心書寫；再者，詩中所提的「阿房宮的火災」，暗指了項羽兵破咸陽後，縱火焚毀了比「焚書坑儒」影響更甚的阿房宮文物史實，「三緘其口豈止十二尊金人？」描寫的史實，則呼應《史記·始皇本紀》所言：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五四運動時期，胡適於《新青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提出對白話文書寫的「不用典」主張，深深影響了現代文學寫作風氣：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話俗字。

平心而論，用典與否，關乎的並非作家個人的習慣，而是書寫者的創作，是否願意深入某個特定文化脈絡去尋幽訪勝，並且將用典的事例，當作與古人心靈進行跨時空交流的媒介，進而達到《文心雕龍·事類》所說的「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探，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惜」境界。

### 三、觀置辭

《文心雕龍·附會》提及「辭采爲肌膚」，換成今語來說，即是說明修辭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言，〈秦俑〉以「後設的」擬人筆調，生動描繪了兵

馬俑的樣貌。其中「如果你突然睜眼，威武閃動／鬚髭翹著驍悍與不馴」、「如果你突然開口，濃厚的秦腔／又兼古調，誰能夠聽得清楚」兩段文字，虛擬了一個後設的情節，雖然兵馬俑確實未曾醒來，然而，在聲光充斥的現代社會中，當我們的腦海已經習慣於西方媒體工業超現實以及魔幻寫實電影的震撼思維時，誰能說得定秦俑不會如預言般醒來，讓圍觀的我們走避不及，一起墜入歷史的情境之中？〈秦俑〉寫於三十多年前的時光，但近年中西方不約而同以《神話》（唐季禮，2005）、《神鬼傳奇 3》（羅柏柯漢，2008）塑造秦將及兵馬俑復活的故事，莫不就是參考〈秦俑〉一詩所得的靈感？

載譽文壇多年，余光中詩藝的成就，奠基於詩人超過一甲子以來，對於每一首作品負責與認真的書寫態度。李元洛（1988）在〈余光中的詩藝〉中談到：

「他的詩作特別是中後期的作品，既能回歸到民族傳統精神與藝術規範的軌道，又能開放性地廣收博採，變化求新，洋溢中國古典的清芬，又閃耀著新的時代甚至異域的異采，民族性與現代性兼而有之，構成他既傳承又開放的富於傳統性與當代性的詩歌系統。」

在長久以來的創作進程中，余光中上千首詩作的質與量，可謂詩壇少有的成就。〈秦俑〉中「黑漆漆禁閉了兩千年後／約好了，你們在各地出土，在博物館中重整隊伍／眉目栩栩，肅靜無嘩的神情／為一個失蹤的帝國作證」，神來一筆，正如《文心雕龍·神思》所說的「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能夠得意到筆隨之精義。

筆者多年閱讀現代詩作品時觀察發現，〈秦俑〉主題的書寫，余光中雖為「始作俑者」，但卻非唯一。在余光中〈秦俑〉之後，分別有陳義芝（1997）〈秦俑〉、張錯（2001）〈秦兵馬俑〉及鯨向海（2007）〈兵馬俑·十年兩則〉等作品問世。張錯〈秦兵馬俑〉詩作所述人物出入古今，具備情采特色、陳義芝〈秦俑〉以情愫定位其脈絡，讀者恍如目睹了一場隔世的戀情，鯨向海〈兵馬俑·十年兩則〉則以讀者／作者之接受觀點書寫，有其特殊性。余光中〈秦俑〉之書寫，可謂拋磚引玉。

#### 四、觀宮商

古典詩歌講求聲律，有其時空背景，在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時代，詩歌的音樂性仍是文人創作時所關注的重點，《文心雕龍·聲律》說的「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則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

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正是鼓勵為文者宮商相和的道理。然而自五四以來，新詩以無韻為基本寫作原理，所謂的「宮商」之律，其實已不再受重視。由於余詩向以音樂性見長，在 1970 年代民歌流行時期，余光中的詩作〈鄉愁四韻〉、〈民歌手〉、〈江湖上〉陸續被楊弦譜成曲，風靡一時。

〈秦俑〉一詩的宮商並不明顯，若以押韻論，則「閃動」、「強勁」、「陶俑」、「祖龍」、「神情」、「作證」、「長生」同韻，而「握住」、「似乎」、「清楚」、「出土」、「隊伍」、「俘虜」同韻，在句式的安排上，開頭一連三個「如果」，讀來節奏明快，可收音聲相和之感。末尾一連三個「秦哪秦哪」，不但有連貫之氣，也將秦與 China 同音的特色隱於無形，全詩讀來聲調抑揚感十足，特色極為顯著。相較於少數現代詩人慣以長句寫作，余光中在許多演講場合極力推崇寫作必須搭配呼吸節奏進行，方能達到和諧之理，這也和數千年前《文心雕龍》所提倡的「聲含宮商，肇自血氣」有異曲同工之義。余光中於 2009 年在台大進行一場名為「詩與音樂—人文視野新講座」時曾表示：

「詩的音樂性，最基本是由節奏來造成，節奏怎麼來的呢？有一個動作經常做，週而復始，就變成一個節奏。我們人體有兩大節奏，第一就是心跳的節奏，第二就是呼吸的循環，這兩個節奏一旦停頓我們就完了，所以節奏對於詩的關係，就等於呼吸對於人體的關係。現在很多詩的句子寫得太長，長得讀者回不過氣來，因為我們一次呼吸能講的話大概十幾個字，一次呼吸要講二十五個字就很吃力了，因此你一行詩寫到二十五、三十個字，然後第二行又變成五個字，第三行變成十八個字，除非練過氣功，讀者很難追隨你的呼吸節奏。所以節奏的把握對詩太重要了。」

由以上的資料綜而論之，雖然現代文學的書寫不以押韻為尚，但余光中〈秦俑〉一詩在宮商的掌握上，仍有相當的用心，符合詩人講究音律相符的寫作風格。

## 五、觀奇正

古人所言之「奇正」，借用了許多不同的譬喻以明其理。《孫子兵法·勢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之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說的是用兵之道。



《文心雕龍·辨騷》篇論文章寫作時則說：「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

文學創作，必新必奇乃為基本條件。現代詩的寫作猶然。任何意象的描寫，若為古今第一人，則為奇，反之則不值得稱頌。以情人為例，若男性以「貌美如花」形容女友，必致「了無新意」之譏，只因李白〈長相思〉早以「美人如花隔雲端」為喻了。

奇正的隱喻，存在於不同的脈絡，也隱合其字義上所代表的變化之感。古人讀書，以「奇文共欣賞」為樂，正是「奇」字一貫的誘人特色。余光中〈秦俑〉之寫作，源於始皇帝國兵馬俑出土的現實，所敘之事前不見古人（以現代詩為例），自是「奇」處所在，所以，在主題的書寫上，冠以「新奇」當之無愧；其次，詩人以「鎧甲未解，雙手猶緊緊地握住／我看不見的弓箭或長矛」擬人化的方式書寫兵馬俑，讓兩千年前的戰士陶俑在時光的容顏中甦醒，此種寫作技法又是一奇。〈秦俑〉的書寫，導引了後之來者相關主題的書寫，正是因為其主題能以新奇的意象拋磚引玉，「開風氣之先」。

至於「正」則有正統、正宗之意，《文心雕龍·原道》篇開宗明義即言：「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說明為文者必有胸臆、有肺腑，然後方能創作出有益於世之作。余光中的詩作多有濃厚的中國情懷，那環繞、飛行中國故土天際的想望，是其永遠的「正聲」。劉裘蒂（1995）〈余光中詩風的演變〉提到的書寫特質，正能符合〈秦俑〉思古之情：

「鄉愁沈澱下來變成沈潛的思慮，詩人憑藉的不再是年輕時的才氣，多借重學識與知識的儲蓄，展開多篇對歷史、文化回溯的探討，有為杜甫塑像的〈湘逝〉，有臨蘇軾心境的〈夜讀東坡〉，不但要〈念李白〉、〈尋李白〉，甚且還要〈戲李白〉，另外尚有寫荆軻的〈刺秦王〉等篇。與余光中氣質最近的杜甫顯然也贏取他最深的筆墨：此生恐難見黃河／唯有詩句…有一天，會抵達西北的那片雨雲下／夢裡少年的長安。」

## 六、觀通變

《文心雕龍·通變》云：「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談的是繼承與創新的「通變」之道。余光中於1991年10月獲得香港翻譯學會頒發榮譽會士銜之時，贊詞提到的：「詩是余先生的最愛。從《舟子的悲歌》到《夢與地理》，他先後出版過十五本詩集。其詩篇融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題材

廣闊，情思深邃，風格屢變，技巧多姿，他可戴中國現代詩的高貴桂冠而無愧。光中先生用紫色筆來寫詩」（黃維樑，1995），說明余光中作品兼容古典與現代的風格特色，具「通變」之風，不但源自於對中西方文學深厚的修養，也緣自於長久以來灌溉其文學花園投注的心血。李元洛（1988）指出：

「他於二者（筆者按：指中西文學）能夠入而復出，出而復入，吸收其精華而為己所用，所以他的詩作特別是中後期的作品，既能回歸到民族傳統精神與藝術規範的軌道，又能開放性地廣收博採，變化求新，洋溢中國古典的清芬，又閃耀著新的時代甚至異域的異采，民族性與現代性兼而有之，構承他既傳承又開放的富於傳統性與當代性的詩歌系統。」

〈秦俑〉一詩寫的雖是兵馬俑的出土，然而字句卻飽含中國文化的內涵，繼承中有其創新。試看「而無論你的箭怎樣強勁／再也射不進桃花源了」、「秦哪秦，番邦叫我們」、「你們正是／最尊貴的後人」詩句中即隱隱透露中國闊地萬里的悠遠歷史中，身為中國文化份子心中那份永恆的自信與驕傲，詩人同時也借兵俑之口，向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喊話，字裡行間盡是緬懷與期盼。

余光中另有〈刺秦王〉一詩，說的是壯士刺秦王的遺恨，詩中「卻注定不能夠暢飲／那蜂眼暴君的腥血，讓六國稱慶／只能高懸在咸陽宮柱上／像一面悲哀的鏡子，照著／那獨夫在喘氣，斷袖的手中／還橫著長劍，一滴滴，刺客的恨血」（余光中，2006），對比〈秦俑〉所描述的盛世衰涼情節，〈刺秦王〉的筆觸，試圖還原歷史的真相，以史官之心，書寫了精采的篇章，顯示在創作的歷程裡，詩人並未忽略秦王暴政的史實，還原了正義與公理應有的席位。而〈秦俑〉一詩深明通變之理的寫作模式，也應和了《文心雕龍·通變》所言「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鬣，光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

## 參、結語

本文以《文心雕龍》「六觀法」途徑，針對余光中〈秦俑〉一詩的風格技巧進行評析，得出兩點結論。其一，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應用於現代詩的批評，能夠從不同面向，完整檢驗詩作特色。《文心雕龍·知音》篇所述之「觀位體」、「觀事義」、「觀置辭」、「觀宮商」、「觀奇正」、「觀通變」六法，有其歷久彌新的理論依

據，雖然僅以「六觀」所述之區區之十八字，不能究其深義，然劉勰實已將「六觀法」的意涵，分別置於其宏論的篇章之中，讀者撮其意旨，則能會通；其二，分析後得知，余光中〈秦俑〉一詩的寫作，雖未名列「余光中詩園二十首」詩之一，但在寫作意象、風格技巧的運用上，為余光中歷來的佳作無疑。詩人觀看出土文物的新聞，即能心生思古之緒，靠的是長久以來眷戀故國文化的鍾情，也是詩人抒情意志的極致揮灑。閱讀〈秦俑〉之際，遙不可及的古典文化在筆墨間重生、變化、延展，勝景和豪情，再一次深深地鐫刻於我們澎湃的血脈之中。

黃維樑（2008）〈余光中的文心雕龍〉一文，提到余光中嘗自述創作心路歷程如下，正可作為閱讀詩人之作的參照：

「在民族詩歌的接力競賽中，我手裡這一棒是遠從李白和蘇東坡的那頭傳過來的，上面似乎還留有他們的掌溫，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不過另一方面滿無論在主題、詩體或是句法上，我的詩藝之中又貫串著一股外來的支流，時起時伏，交錯於主流之間，或推波助瀾，或反客為主；我出身於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年英詩，從莎士比亞到丁尼生，從葉慈到佛洛斯特，那「抑揚五步格」的節奏，那倒裝或穿插的句法，彌爾頓的骨架，華茲華斯的曠遠，濟慈的精緻，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滲入了我的感性，尤其是聽覺的深處。」

晚唐孟棨以「詩史」譽杜甫，謂「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而在現代詩寫作的歷史上，余光中的詩歌創作「如同不凋之樹，每一道年輪都在創造和更新中旋轉」（李元洛，1988），除了書寫古人風采，亦刻劃現代人的故事，極少重複且生生不息。透過詩人之筆，我們親臨了這一座島嶼以及中國每一個親切的地景（如〈讓春天從高雄出發〉、〈西螺大橋〉、〈鐘乳石〉）、身歷了每一個事件和故事的片段（如〈五陵少年〉、〈夸父〉、〈民歌〉），更能對照古往今來，歷史之殷鑑（如〈荔枝〉、〈刺秦王〉、〈唐馬〉）。誠如詩人自己列舉評價大詩人標準時所用的「多產、影響力、獨創力、普遍性、持久性、博大性、深度和超越性」以及「一個人詩人，從摹仿到成熟，從成熟到蛻變到風格幾經推陳出新，像杜甫，像莎士比亞和葉慈那樣，必須不斷超越，超越古人，超越時人，超越自己」（蘇其康，2008）的自我期許，當我們觀看〈秦俑〉之詩，看見的是余光中用一以貫之的濃厚中國情結，以及多元綻放、求新求變的書寫氣質凝神創作；我們看見的，不僅僅是一首詩，而是一個用生命寫詩之人，對於自己、對於人生、對於古往今來的最深情的觀感與冀望。

## 參考書目

- 方群、孟樊、須文蔚 編(2005)。現代新詩讀本。台北：揚智。
- 余光中(2006)。余光中詩選。台北：洪範。
- 余光中(1998)。余光中詩選第二卷:1982-1998。台北：洪範。
- 李元洛(1988)。隔海的謬斯—論余光中的詩藝。藍星詩刊，15，頁 64-82。
- 孟榮、何文煥(2003)。歷代詩話統編。中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張錯 (2002)。秦兵馬俑，聯合文學，218。
- 陳義芝(1997)。秦俑。聯合報，副刊。1997年9月8日。
- 鯨向海(2007)。十年兩則。鯨向海部落格。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eyetoeye&category\\_id=0](http://www.wretch.cc/blog/eyetoeye&category_id=0) 檢索日期:2011年2月8日。
- 侯吉諒 主編(1989)。名詩手稿。台北：海風出版社。
- 唐季禮 導演(2005)。神話。中國：群體工作室發行。
- 姜義華 主編(1998)。胡適學術文集: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
- 黃維樑 編(1979)。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台北：純文學。
- 黃維樑(1992)。重新發現中國古代文化的作用—用《文心雕龍》「六觀」法析評白先勇〈骨灰〉，中外文學，21卷6期。頁 77-83。
- 黃維樑 編(1995)。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評論集 1979-1993。台北：九歌。
- 黃維樑(2006a)。中華文華「春來風景異」--用《文心雕龍》六觀法析范仲淹〈漁家傲〉，收錄於范學論文集第三集。香港：新亞洲。
- 黃維樑(2006b)。以《文心雕龍》為基礎建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全文發表於「兩岸三地人文社會論壇—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傳統及變革」學術研討會。(中國：南京大學。2006年10月)。
- 黃維樑(2007)。「眺不到長安」：余光中的離散懷鄉〈逍遙遊〉。全文發表於「新移民文學與文化高層論壇」(中國：澳門。2007年1月9-11日)
- 黃維樑(2008)。《文心雕龍.論說》與現代學術論文的撰寫原理。全文發表於「中國文體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廣州。2008年12月)。
- 顏元叔(1985)。詩壇祭酒余光中。中國時報，副刊。1985年10月2日。
- 劉勰 著／杜天縻 注(502/1975)。文心雕龍。台北：國學整理出版社。
- 劉裘蒂(1995)。余光中詩風的演變，收錄於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台北：純文學。
- 羅柏、柯漢 導演(2008)。神鬼傳奇三。美國：環球電影公司。
- 蘇其康 主編(2008)。詩歌天保——余光中教授八十壽慶專集。台北：九歌。
- 瀧川龜太郎(2007)。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唐山。

## 附錄

### 余光中〈秦俑〉

鎧甲未解，雙手猶緊緊地握住  
我看不見的弓箭或長矛  
如果鈺鼓突然間敲起  
你會立刻轉身嗎，立刻  
向兩千年前的沙場奔去  
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  
如果你突然睜眼，威武閃動  
鬚髭翹著驍悍與不馴  
吃驚的觀眾該如何走避？  
幸好，你仍是緊閉著雙眼，似乎  
已慣於長年陰間的幽暗  
乍一下子怎能就曝光？  
如果你突然開口，濃厚的秦腔  
又兼古調，誰能夠聽得清楚？  
隔了悠悠這時光的河岸  
不知有漢，更無論後來  
你說你的咸陽嗎，我呢說我的西安  
事變，誰能說得清長安的棋局？  
而無論你的箭怎樣強勁  
再也射不進桃花源了  
問今世是何世嗎，我不能瞞你  
始皇的帝國，車同軌，書同文  
威武的黑旗從長城飄揚到交址  
只傳到二世，便留下了你，戰士  
留下滿坑滿谷的陶俑  
嚴整的紀律，浩蕩六千兵騎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

慷慨的歌聲裏，追隨著祖龍  
統統都入了地下，不料才三年  
外面不再是姓嬴的天下  
不再姓嬴，從此我們卻姓秦  
秦哪秦哪，番邦叫我們  
秦哪秦哪，黃河清過了幾次？  
秦哪秦哪，哈雷回頭了幾回？  
黑漆漆禁閉了兩千年後  
約好了，你們在各地出土  
在博物館中重整隊伍  
眉目栩栩，肅靜無嘩的神情  
為一個失蹤的帝國作證  
而喧嚷的觀眾啊，我們  
一轉眼也都會轉入地下  
要等到哪年啊哪月啊才出土  
啊不能，我們是血肉之身  
轉眼就朽去，像你們陪葬的貴人  
只留下不朽的你們，六千兵馬  
潼關已陷，唉，咸陽不守  
阿房宮的火災誰來搶救？只留下  
再也回不去了的你們，成了  
隔代的人質，永遠的俘虜  
三緘其口豈止十二尊金人？  
始作俑者誰說無後呢，你們正是  
最尊貴的後人，不跟始皇帝遁入過去  
卻跟徐福的六千男女  
奉派向未來探討長生